

2002

上海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主办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文博

论丛

ISBN 7-5326-1062-4



9 787532 610624



9.275.1-53

2

如果你有珍贵文物的信息
请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精彩的文博史料
记着告诉我们

如果你有独到的学术观点
千万要告诉我们

本刊以考古、文物、博物馆研究为主，集学术性、知识性与鉴赏性为一体，图文并茂，雅俗共赏，面向文博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

本刊内容分四大版块，每版块再设若干栏目，具体如下：

一．主题与专栏

包括特别报道、专题论坛、文博笔会（以杂文、散文、随笔、人物传记等为主）等栏目。

二．新闻与发现

包括文物新视野（新出土、新入藏文物介绍；旧物新考，发表新观点、新看法，力求有考证、有鉴定）、现场传真、精品鉴赏等栏目。

三．探索与分析

包括文博论坛（各类文物研究、博物馆保管、陈列、教育、信息管理诸方面研究论文）、域外萍踪（以各类海外来稿、译稿及海外文博见闻为主）、科技园地、书籍评论等栏目。

四．海上人文

包括申城史地、上海博览、资讯链接等栏目。

欢迎赐稿，来稿字数一般在1500—3000字，配以精美图版。常年征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编者按

本辑“现场传真”着重报道有关“志丹苑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志丹苑”是本市志丹路、延长西路口一处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名称，原本与上海古文化毫无关系，因在志丹苑工地下面发现有古代文化遗址，为便于工作和区别其他遗址，暂且称之为“志丹苑遗址”。

经查阅史料、考古勘探和专家的初步论证，“志丹苑遗址”可能同吴淞江有关。吴淞江（今习惯称苏州河）水道的变迁，与上海历史密切相关。因此，“志丹苑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搞清楚明清以前吴淞江下游河道的位置、沿江建



contents



05 卷首语 (撰文 / 陈燮君)

文博笔会 wenbobihui

06 读鸟尊 (撰文 / 李朝远)

08 暂得于己 快然自足 (撰文 / 郑重)

专题报道 zhuantibaodao

16 群贤毕至——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刊报道、摄影 / 雯梅)

20 海西流光——《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展》先睹 (撰文 / 刘刚)

现场传真 xianchangchuanzhen

24 “志丹苑”地下基址性质探说 (撰文、绘图 / 王正书)

26 “志丹苑”疑即古沪渎垒址 (撰文 / 薛理勇)

29 “志丹苑”石构水工建筑遗址考古发掘 (撰文、摄影 / 志丹苑考古队)

文物新视野 wenwuxinshiye

32 千年遗珍——《秋山萧寺图卷》 (撰文 / 单国霖)

35 “两塗轩”书画与日本美术 (撰文 / 凌利中)

42 历代钧瓷与仿钧瓷 (撰文 / 周丽丽)

精品鉴赏 jingpinjianshang

46 师遽方彝 (撰文 / 谢海元)

48 沈寿绣花鸟屏 (撰文 / 张青筠)

50 费丹旭《秋风纨扇图》赏析 (撰文 / 沈秀芳)

域外萍踪 yuwaipingzong

52 战国时期纺织品纹样对青铜器、漆器、陶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 (编译 / 张毅)

书籍评论 shujipinglun

58 十年辛苦不寻常——读王仁波先生主编的《秦汉文化》和《隋唐文化》 (撰文 / 杭侃)

主 办: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顾 问: 马承源 汪庆正 黄宣佩
主 编: 陈燮君
副 主 编: 李朝远 陈克伦
编 委: 王莲芬 王锡荣 包燕丽 许勇翔
李朝远 宋 建 陈克伦 陈燮君
张 岚 张 雷 陆明华 周 亚
周丽中 单国霖 倪兴祥 谭玉峰
潘君祥

责任编辑: 余 岚 张 雷

编 辑: 徐汝聪 桂永定

封面设计: 姜 明

美术编辑: 杨钟玮

英文编辑: 许筱江

技术编辑: 陈 昕

地 址: 上海人民大道 201 号 (编辑部)

邮 编: 200003

E-mail: shhwb@shanghaimuseum.net

电 话: 021-63723500

出 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 编: 200040

E-mail: cishu@online.sh.cn

电 话: 021-62472088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18 元

出 版: 2002 年 9 月 28 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海文博论丛. 第 1 辑 / 陈燮君等编.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9
ISBN 7-5326-1062-4

I. 上... II. 陈... III. ①文物工作—上海市—文集 ②博物馆—工作—上海市—文集
IV. G269.27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4452 号

文博论坛 wenboluntan

- 60 方兴未艾的上海行业博物馆建设 (撰文 / 周丽中)
- 63 从“守株待兔”到“主动出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文物新思路 (撰文 / 潘君祥)
- 66 拓展全市文博事业, 发挥区县作用必不可少 (本刊报道)

申城史地 shenchengshidi

- 72 福泉山考古记 (撰文 / 黄宣佩)
- 75 寻找“一大”会址足迹 (撰文 / 陆米强)
- 78 黄炎培故居与沈树镛 (撰文 / 杨嘉祐)

上海博览 shanghaibolan

- 80 松江古城小考 (撰文 / 陈平)
- 82 值得一看的《中国科举文物陈列》 (撰文 / 正明)
- 84 上海的塔 (一) (撰文、摄影 / 谭玉峰)
- 86 文保单位 (一)

资讯链接 zixunlianjie

- 88 心与心的交流——访问日本创价学会 (撰文 / 王锡荣)
- 90 海上玉坛开新篇——“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讨论会”掠影 (撰文 / 张尉)
- 91 上海博物馆青铜馆国庆新姿迎客 (撰文 / 秦彤 摄影 / 黎明)
- 92 崇明学宫明伦堂修复竣工 (撰文 / 陈勇)
- 92 建一流场所 与国际接轨 (本刊报道)
- 93 《中国白瓷学术研讨会》即将在上海博物馆举行 (撰文 / 陆明华)
- 94 书画珍迹 聚集海上 (本刊报道)



contents

Essay on Cultural Relics

Zun in Shape of a Bird (written by Li Chaoyuan)

Though short time in my collection Enjoyed so much in my heart (written by Zheng Zhong)

Special repor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ronzes from the cemetery of Maquises of Jin (editor reporter/ photo by Wen Mei)

Glamorous European Art: European Glass and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written by Liu Gang)

Excavation Report

What is the ruins found from "Zhidan Yuan" (written/ drawn by Wang Zhengshu)

"Zhidan Yuan" may be the water construction in ancient Shanghai (written by Xue Liyong)

Archaeology discoveries of the "Zhidan Yuan" ruins of stone water construction (written/photo by Zhidan Yuan Archaeology Team)

New Look of the Relics

Gems of thousand years: Isolated temple in the autumn mountain (written by Shan Guolin)

Liangtuxua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and Japanese Fine arts (written by Lin Lizhong)

Jun ware and imitations of Jun ware in the past dynasties (written by Zhou Lili)

Appreciation of Masterpieces

Square Yi of Shi-Qu (written by Xie Haiyuan)

Embroidery screen with flower and bird designs by Shen Shou (written by Zhang Qingyun)

Appreciation of the painting: Qiu Feng Wan Shan by Fei Danxu (written by Shen Xiufang)

News from Overseas

The influence of patterns from the fabrics of the Warring States on the decorative style of Bronze, lacquer wares and ceramics (translated by Zhang Yi)

Book Review

Decade of hard work (written by Hang Kan)

Museum Forum

Blooming museums of professions in Shanghai (written by Zhou Lizhong)

From passive waiting to active action (written by Pan Junxia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developing the museum course of the city (editor reporter)

Historic Geography of Shanghai

Exploration notes in Fuquanshan Mountain (written by Huang Xuanpei)

Site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ritten by Lu Miqiang)

Collector Shen Shuyong and the Home of Huang Yanpei (written by Yang Jiayou)

Explosion of Shanghai

Research on ancient Songjiang city (written by Chen Ping)

The worthy-visiting Exhibition of Relics about Ancient China Civil-Examination (written by Zheng Ming)

Towers and pagodas in Shanghai (1) (written/photo by Tan Yufeng)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relic preservation institutes in Shanghai (written by the Department of Over-ground Cultural Relics)

Updated Information Link

Heart to heart talk: visiting Souka Association in Japan (written by Wang Xirong)

New development on jade research in Shanghai: View on the Jade Symposium (written by Zhang Wei)

Re-opening of the New Bronze Gallery on National Day (written by Qin Tong/ photo by Li Ming)

Completion of repairing Xuegong Minglun Tang in Chongming (written by Chen Yong)

Setting up a first-rate auditorium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editor reporter)

The Symposium on White Porcelain will be soon opened in Shanghai Museum (written by Lu Minghua)

Treasures of ancient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s will show in Shanhai (editor reporter)

卷首语

上海既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它有过璀璨的古代文明，有过多姿的近代历史华章。根据考古发掘证实，上海的成陆是由西向东逐渐形成的，6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如今上海西部的土地上生息繁衍，随着陆地不断向东延伸，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上海古代文化。近代上海被迫“门户开放”，出现了“国中之国”的租界，“十里洋场”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开始融入西方的文化。近现代有不少重大的革命事件发生在中国，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历史的绵延产生了遗存在社会上和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具有长江文明鲜明特征的文物资源。

博物馆事业是上海开埠后新兴的一种社会文化事业，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就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文博事业获得新生。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蓬勃发展。近年来，上海的行业博物馆建设，更是凸现一派方兴未艾、生气勃勃的景象。

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与日俱增。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人们的爱好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文物、博物馆工作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所喜爱。人们走近博物馆，走进博物馆，文明史的积淀与现代社会的演进已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本书的读者主要是文博界的同仁和广大文博爱好者。在本书中，笔会与论坛并举，报道与鉴赏结合，申城文博与沪外文博相兼，文明巡礼，古迹今读，提倡跨国度的文化传真，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希望本书成为文博专业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成为文博爱好者和其他读者了解上海文博事业，并获得文博知识及历史知识的园地。

我们要用“三个代表”的要求推进上海文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祖国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陳燮君

读鸟尊

Zun in Shape of a Bird

撰文 / 李朝远

《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于2002年4月30日至7月30日在上海博物馆举行。晋国作为西周中央王朝的分封者，其文化风貌的特点和个性，尤为引人关注。走进展厅，映入眼帘的第一件器物就是那件已在地铁公益广告上展示多时并引来众人驻足的鸟尊。曾经碎成数片的鸟尊是114号晋侯墓的随葬品，2000年底刚刚重新出世。十分感谢北大李伯谦先生，在开始布展前的最后一刻，将这次展览的明星从北京带来。

鸟尊高39厘米，没有设计成“曲项向天歌”那样的鹅式鸟，而是更富动感的回首顾盼状，是在眺望人间的沧桑，还是感怀天上的苍茫，我们不得而知。高高的冠骄傲地竖起，丰满的躯体却给人以敦实的感觉。背上有口，可注酒而进，口上有盖，盖上有小鸟形钮，尖尖的鸟喙上勾，像是嗷嗷待哺，又像是咿呀学语。不管怎样，盖上的小鸟和整体的大鸟灵犀相通则是一眼就能看出的。

很早就知道晋人对鸟情有独钟，太原金胜村出土的鸟尊和现藏于美国FREER美术馆的鸟尊经常为世界同人乐道。这是春秋晚期的器物，骨子里是春秋五霸之首睥睨天下的艺术性显现。虽也知其必有学术渊源，但渊薮于西周早期却无料到。一件鸟尊上大鸟套小鸟，栩栩如生，集中反映了西周早期晋人对鸟的钟爱。其形其容，颇见设计者的智慧和艺术的浪漫。

晋人为何重鸟？或认为，这带有强烈的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的遗风，史籍记载商、秦、赵等都是鸟的后代。但晋人并非鸟的后代，为何去崇拜鸟呢？商代甲骨文中“帝史凤”，郭沫若先生认为，卜辞以凤为风，“盖视凤为天地之使”，其

职为帝的史官。《国语·周语》记载，在远古世界，民神是分开的，那个时候是“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但是到了少嗥之时，民神混杂，就是说人人都是可以通神了，所以天下大乱，纲纪无常，“无有严威”。到了颛顼时，重新收拾旧山河，派重、黎分管神（天）和民，“是谓绝地天通”。当时谁都想与上天通话，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天高云淡，只有借助可飞的凤鸟，以下情上达，并时时恭听上天的旨意，好使生活和生产少走弯路。晋人是有这一迫切性的。这本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的思想基础，但也正是这种观念和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精美的鸟尊，这或许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恶势力对历史的另一种贡献——恩格斯曾专门讨论过“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鸟尊有只非常奇妙的第三只腿。该器的双腿粗壮挺立，但就整器而言并不平衡，如在后尾处无一支点将无法置于祭台。这个后支点突发奇想地被设计成了一个象首，象鼻残缺，仅剩鼻尖，但根据象首曲线分析，象鼻似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凤鸟与大象是什么关系？待考。但这是当时晋地常有大象出没的生动写照。《吕氏春秋》有“商人服象”说。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晚至西周中期以前，如今的晋、豫、陕地区还保存着大片的森林，又有广袤的草原和沼泽，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约比今高出2℃，可谓是山川秀丽，水草丰美。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还有商王狩猎“获象七”的记载。如今，黄土地区的生态植被严重恶化，大象肯定是看不见了，鸟尚多否？

鸟尊的器腹底和盖内有铭文“晋侯作向大室

宝尊彝”。114号墓是西周晋国第二代诸侯燮父的墓，燮父是将所封地的国名由“唐”改为“晋”的诸侯，故他是第一位可称为“晋侯”的人。他大概没有想到，他改的国名，一直沿用了近三千年，今天还是山西的简称。“向大室”，向，《说文·宀部》：“北出牖也”，徐灏注笺：“古者前堂后室，室之前为牖，后为向。”故向有朝北、在北的意思。大室即太室，是太庙的主要建筑，《天亡簋》：“王祀于天室。”天室实际上也就是太室。太室位于整个宗庙建筑群中的北部。陕西凤雏甲组建筑基址中大庭之北的主体建筑就应是太室。“向大室”就是位在北部的大室。故鸟尊是置于太室中的祭器。金文中，记天子在大室活动的记载不少，而这件鸟尊径直记诸侯也有大室，其学术价值就非同一般了。

鸟尊在祭祀礼中的作用如何呢？《尚书·洛诰》：“王入大室裸。”裸是祭名，以香酒浇地而求神。孔传：“太室，清庙，裸鬯告神。”可知，大室是对地祇（地神）行裸礼的地方。裸祭时所用的礼器称为裸器，裸器包括了彝、舟、瓚，周代官吏中专设了“郁人”这一官职掌管裸器。《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周代祭祀时需用礼器“六彝”，其中就有“鸟彝”。今天我们定名为“鸟尊”的器，实际上就是文献中的“鸟彝”。置于大室的鸟尊正是一种裸器。

裸器中装的酒为鬯酒，这是一种用郁金香叶浸泡的酒，当然，中国古代的这种郁金香（*Curcuma aromatica*）与今天盛产于荷兰遍及世界的郁金香（*Tulipa gesneriana*）完全不同。但其叶之香是共同的。“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如

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虽然晋侯墓地中的这只鸟尊内盛的什么酒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同一墓群中出土的一件兔尊，却透露出了一点信息。8号墓中的一件兔尊，其盖内粘有树叶状物，发掘者认为与缩酒有关，但可能与用郁金香叶调酒的关系更大。《周礼·春官·郁人》：“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郁即草名。由此推之，鸟尊所盛亦应是此类的鬯酒。裸器并不永久放在太室中，“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孙诒让语）。鸟尊在墓葬中被发现也就有了文献的根据。



暂得于己 快然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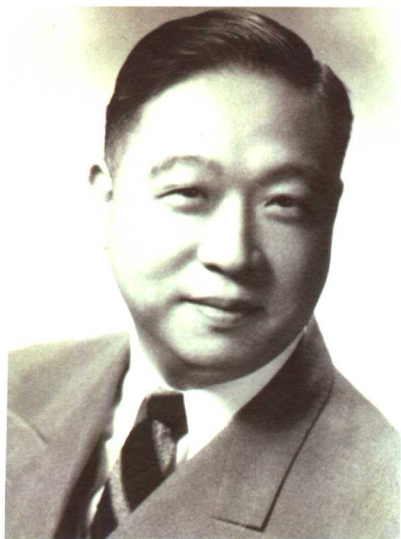
Though short time in my collection
Enjoyed so much in my heart

——从胡惠春到范季融翁婿间收藏精神的传承

撰文 / 郑重

这是一个收藏家与博物馆的故事，更是一种收藏精神的描述。

中国现代收藏家的崛起，当在清末民初。庞大的清帝国，历代皇帝都讲究收藏，同时他们自己又制作了供人收藏的器物。到了宣统时代，帝国败落，藏在深宫人不知的御藏御用之品，通过赏赐及盗窃等各种渠道，大量流出宫外，清帝国败亡，溥仪逃出紫禁城，由北京至天津，又由天津至东北，随着溥仪的流亡，更多的文物亦随着散出，或流落市井，或向银行作抵押贷款，如不能偿还款项，这些物品便会放出市场估售。西方及日本收藏家和古玩商最热衷于此，他们便聚集北京、东北或上海的古玩市场，收购这些从宫中散佚出的文物。当时有些人出于爱国之情，拦截祖国的文化贵物外流，要与外国收藏家或商人一较短长，不惜以重金收购。胡惠春就是这个收藏群体之一员……



年轻时的胡惠春

暂得楼是胡仁牧先生为己收藏所起的堂号，“暂得”一词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意指人之内心喜悦，仁牧先生相信这就是如他鉴赏一件器物时的感受。但有时此二字意义含糊，因又可作短暂的拥有，不幸的是

后一种解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便因此以为胡仁牧先生的信念就是拥有艺术品是短暂的。意

思虽然正确，但这却不是胡先生所起堂号的因由。

——范季融

一 欣于所遇——重修的友谊

1979年，正是写上面这段文字的范季融来到上海，打电话给上海博物馆，声称自己从美国来，是胡惠春的女婿，想了解一下岳丈大人寄存在博物馆里的瓷器的情况。说是“寄存”，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文物，用博物馆规范性的说法叫“代管文物”。当年被抄家后，上海博物馆的人曾对文物进行了收拾和抢救，当他们赶到胡惠春的住宅时，藏品已经是狼藉满地，有的瓷器已经被打碎了。博物馆的人把藏品一一登记，就连破成碎片的也登记在册。早在20世纪50年代，胡氏就移居香港，上海的房子由别人代管。博物馆

造册的一式三份清单，本该留给房主一份，但连代管房子的人也不在场，只好把一份清单交给居民委员会。

侯门一入深似海，胡氏的藏品进了博物馆，虽然逐件做了盒套，保护得很好，但对其实际情况，外人却一无所知。既然胡家派人来了，可见那一纸清单早已到了胡氏手中。

1979年的中国，仍然处于百废待举之时，国门尚未打开。这位来自美国的范季融，博物馆的人还以为通晓中文的高鼻子。可是一见面，他个子不小，鼻子不高，不但是中国人，还是一位会讲上海话的上海人，文质彬彬，像个大学教授。乡音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一番寒暄之后，范季融问：“胡先生的东西还在不在？”博物馆接待者马承源说：“东西都在，保管得很好。”

1981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举办青铜器展，被香港收藏界称之为“胡大哥”的胡惠春，当然要参加了。开幕、讲话、剪彩之后，胡惠春与马承源直接谈到了这批藏品。

回到上海之后，博物馆的瓷器陈列正要重新布展，胡惠春的部分藏品也在这时展出。博物馆把胡惠春的藏品一件不漏地拍摄成彩色照片寄到香港。胡惠春把照片和清单逐一核对，一件不缺，也就放心了。

到了1988年，上海博物馆开始筹划选址建新

馆。胡惠春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能在新馆为他的藏品开设一个专门陈列室，是他多年收藏的最好归宿。他对女婿范季融说：“我对上海博物馆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捐献吧。这件事没有别人能代我去办，只有由你去办了。”

1988年5月，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青铜器展览，马承源前往参加。范季融和马承源见了面，传达了其岳父胡惠春决定向上海博物馆捐献

的心愿。马承源欣然接受，并向范季融表示：博物馆陈列室正在改造，改造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胡先生的捐献办一个专题展览，并为展品出一本精美的图册，这件事可以办得很好。他们在纽约的第一次商谈就取得了彼此都甚为满意的结果。

从此开始，胡惠春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事宜就被列入议事日程。

10月23日，范季融和夫人胡盈莹带着胡惠春的委托书，由美国来到上海。马承源、汪庆正接待了他们，双方就捐献、出版图录、举办展览等事宜交换了意见。范季融夫妇还特别建议，上海博物馆将建新馆，不妨学外国募捐活动，请一批海外客人参加捐献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几十年，还不习惯搞募捐活动，更不用说请海外人士募捐了。中国人接受外国人的募捐，会不会损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件事上海博物馆也作不了主，要报请上级机关批示，能批准吗？即使批



胡氏全家福，1950年在香港。后排胡惠春、胡夫人、范胡盈莹，前排胡建国（儿子）、胡安琪（二女）



明 嘉靖法华釉花鸟纹罐（胡惠春捐赠）



胡惠春在办公室

准了，上海博物馆有钱接待他们吗？这一个个问题摆在面前，马、汪二位是不能不考虑的。马、汪考虑，此举毕竟带有开创性，都想作一次出头鸟，壮胆一试，即使挨一枪也值得。善解人意的范季融也理解博物馆经济的困难，就提请海外客人的国际旅费由他们来负担。

为筹备展览和出版图录，汪庆正应范季融邀请赴香港，并拜访了胡惠春。

1989年9月10日，《胡惠春、王华云捐赠瓷器珍品展》隆重举行。胡惠春因健康欠佳，未能参加揭幕仪式，但应邀的海外宾客46人都如期而至，其中有香港的徐展堂、葛士翘等当代著名的瓷器收藏家，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学者屈志仁和苏珊，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家何惠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董事、著名收藏家赫茨曼及福克夫妇，英国著名的瓷器专家及姆埃也、柯玫瑰、苏玫瑰，日本大阪国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伊藤郁夫太郎夫妇参加了开幕式。

展览会开幕前，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胡惠春先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永久名誉委员的聘书。

这次展览活动为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时的海外集资、开路搭桥埋下了很好的伏笔。在这以后的岁月中，范季融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挚友，由范季融发起，在美国组织了“上海博物馆之友基金会”。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范季融、胡盈莹夫妇又捐25万美元，上海博物馆用此款装修新馆的一个展厅，并命名为“范季融、胡盈莹展览厅”。

二 暂得于己——收藏的精髓

胡惠春和上海博物馆有着不解之缘，这个缘是由对文物之情愫凝结而成。1949年，徐森玉主座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胡氏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时，百废待举，筹策上海文物事业的重建，推动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各项事业的重建，实有待于各方专家通力合作。曾在清政府学部和北洋政府教育部主管文物工作，并当过故宫古物所所长的徐森玉和胡氏有着较深的交往，这种旧雨相知，共同的爱国热忱，使他们都成为中国文物的保护神，加上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的聘书，胡惠春慨然出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复兴的各项事业。

1950年，他将珍藏的很多精品，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一大宗珍贵瓷器，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52年之后，笔者从上海博物馆捐赠档案中，看到了这本清册，是用毛笔抄写在红色十行笺上，但是没有留下“胡惠春”三个字，只写着“解箴盒捐赠本会瓷器等清册”，共280余件。时序流转，这批瓷器已混迹于博物馆的大量文物中了。

胡惠春（1910—1993）名仁牧，字惠春，号渭村，斋名解箴盒，祖籍江苏镇江。他的父亲胡笔江先生是近代中国金融业巨子，和宋子文、张嘉璈、钱新之、叶景葵、陈光甫、李铭、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并称“中国十大银行家”。

胡惠春中学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攻读地质学。胡惠春虽然学的是地质，其实他对地质学并没有兴趣。他不但对地质学没有兴趣，对政治学亦无兴趣，那么他读书治学的兴趣在哪里？志在文史与艺术。

胡惠春有着与艺术相通的真性情，如果按他晚年的推想，早年的选择是艺术，而不是继承父业的银行，今天他的名字能不能走进大收藏家的行列呢？

收藏如恋爱。人生的初恋不管结果如何，总会留下美好印象与回忆的。收藏家也是如此，对首次获得的藏品，也总是津津乐道的。胡惠春对陶瓷的钟爱始于求学阶段。他曾向范季融述及首件购买的文物，一件19世纪的民窑笔洗。这件笔洗在胡氏的藏品中可以说是最一般的了，但对它的钟爱之情远远超过其他珍藏。自中日战争以来，虽数经迁徙，他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每次迁徙，他都必须留下大部分藏品，或送出部分。可以说这些藏品绝大部分的价值较这个笔洗要高，但就



胡惠春与夫人于1968年

是这样一个重情感的人，他保留这件平凡的物件，直至离开人世。从这件事可见胡惠春一贯强调的藏品与藏者的关系，应是超越金钱价值的。

正是因为对藏品有着这样的眷恋与钟爱，胡惠春在收藏中就不断追求藏品的完美。任何一件清代官窑器若有丝毫瑕疵，不论是冲口或磕罅，他都不会接受，执着追求完美。藏品成双配对，以达到陈列时的美观，这又是胡惠春在收藏中追求完美的另一种表现。在上海博物馆陈列室，可以看到胡氏捐赠的成双配对的珍品。如一对金代青釉大碗，釉色青绿，如一池春水；一对明代德化窑白釉爵杯，腹部印花，白釉肥润若堆脂；一对清雍正景德镇窑釉里红双鱼纹碗，胎细腻滋润，釉晶莹透亮，釉里红呈色鲜艳，三尾红鳊鱼，具有写意之神韵。

清代李渔曾言：“器玩未得，则讲购求，及其既得，则讲位置。”胡惠春赏玩文物，另一追求则是器物摆放陈列的完美。对于以报纸包裹藏品的习性、或是摆设时不看重物品的分类和美观，犹如一间廉价的古玩店陈列室，胡氏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在他是无法接受的。曾经多次拜访过胡府的汪庆正向笔者介绍说：“胡先生对陈列之讲究，可以说达到美轮美奂的佳境，家具完全是清初之紫檀，四壁悬挂明代缂丝花鸟树石画，瓷器对称陈列，此外一无杂物，气象清雅脱俗。”

胡氏对其藏品，怎能一个情字了得。

1950年到了香港之后，胡惠春对收藏的兴趣并未减弱，他的收藏范围由官窑瓷器扩展至其他。他不但自己收藏，还为流散在外的重要文物之回归作出贡献，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王珣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由香港回归了。

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及王献之的《中秋帖》，原系乾隆所藏的清朝内府之物，藏此三帖之处名之为三希堂。辛亥革命后，“三希帖”中除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仍藏于北京故宫外，其余二帖则流出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当时曾为文物界所震惊。

北平解放前夕，郭世五之子郭昭俊带着“二

希”去了台湾，后来想将其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曾去找过该院院长、徐森玉的学生庄严。庄严很想将此“二希”买下来，但因郭索价太高，而当时台湾经济凋敝，财源短缺，无力收购此价值连城之宝。于是，郭昭俊又将此二帖带至香港，抵



胡惠春和范季融于1980年

押在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贷款即将到期，如果不能及时赎回，将按惯例进行拍卖。当时也有不少外国机构及收藏家对之分外觊觎，若“二希”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很可能流出域外。

1951年10月初，徐森玉先生之子徐伯郊定居香港，得此消息后立即向郑振铎报告。当时，郑振铎参加由丁西林、李一氓为正副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正好途经香港。郑振铎闻知此事，即指示徐伯郊务必全力抢救两帖，不使之流散海外。与之同时，郑振铎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总理，请求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一定将“二希”购回。

徐伯郊接到任务，马上找到郭昭俊，希望他不要着急，国内会购此两帖。稳住了郭昭俊之后，徐伯郊又利用在香港银行界的关系，疏通了那家英国银行，答应郭之贷款由他负责偿还……国家派出了王冶秋、马衡和徐森玉三人去了澳门，对“二希”鉴定无误后，以35万元港币成交，将“二

希”购回。

香港银行界系指何人？几十年来不为人所知。此人正是中南银行的总经理胡惠春。胡惠春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徐伯郊所面临的困难，由他出面和英国银行疏通，并出面担保。这样徐伯郊才将郭昭俊抵押在英国银行的“二希”帖取出，和郭昭俊一起带着“二希”去了澳门。胡惠春虽然作了担保，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要为他保守秘密，因为中南银行的业务主要在台湾和南洋，为此他和台湾的关系密切，如果泄露了这一秘密，中南银行的财路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胡惠春此举是承担着极大风险的。即使到了晚年，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二希”帖的回归又被炒得沸沸扬扬，胡惠春仍然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泰然处之。

身为艺术爱好者及收藏家，胡惠春渴望有一处充满情谊之地，给志同道合者研赏艺术，畅所欲言，互相砥砺，互相观摩。1960年，胡惠春与陈光甫、利荣森、霍宝材、黄宝熙、叶义、徐伯郊等发起，在香港组织“敏求精舍”。胡惠春还为“敏求”撰一联语，请陈凤子以篆文书之，其联语曰：

求美更求精，就凭我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穷研物理；

自娱无自苦，莫管他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徒乱人心。

此联语，恰是胡惠春的收藏精神的写照。

三 快然自足——永远的收藏

深知胡惠春的是范季融，继其衣钵传其精神的也是范季融。

范季融初识胡惠春并继而受其影响是在1959年，那时他和胡盈莹在美国结婚，作为胡氏的乘龙快婿走进了胡家的大门。

1936年，祖籍宁波的范季融在上海出生。他的父亲范回春（1877—1970）是位生意人，开电影公司，在闵行开跑马场，在上海颇有名气，解放前去了台湾。范回春虽在商海中沉浮，对子女

的教育却甚为重视,把儿子送到圣约翰小学读书。1950年,范季融随父亲去香港,进华诚书院读中学,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取得美国奖学金,进斯坦福大学攻读电机,取得硕士学位后就进IBM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在纽约大学念物理,攻读博士学位。

1979年,范季融从美国到了北京。那时中国正在酝酿向现代化进军,也正逢中国科学院改组。他是应中科院之邀回来介绍国外新的管理体制,并帮助中科院制订了一个改革方案。前文提到他来上海博物馆询问岳丈胡惠春藏品情况,正是此次北京之行绕道上海的。

既然作收藏家的女婿,耳濡目染,对文物也就发生了兴趣,渐渐地进行钻研,由此进入收藏佳境。范季融和一般收藏鉴赏家一样,都是从欢喜某样东西开始,见什么都想买。胡惠春看到他这样广泛地购进,就凭自己的收藏经验告诉他:“这些东西你都要买,不得了,将来会很痛苦的。”岳丈大人虽然这样说,但他不理解,因为他还没有达到岳丈那样的收藏境界。收藏家的收藏到了一定阶段,藏品丰富了,生命的体验多了,也许对早期的收藏品会感到好笑,但绝不会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意。收藏无悔,即使幼稚,那也有幼稚的欢乐与享受。

他们翁婿之间曾有很多机会谈论有关搜集的



胡惠春与外孙女范小维、范小宁

话题,乃翁即同他论及收藏的必要条件:真、精、新。这三者首先当然是真,但没有第一第二之分,而是要统一在一件器物上,这就是收藏标准。乃翁也曾向他建议:当你决定买一件藏品时,须问问自己:“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要拥有这件物品?”

胡氏相信收藏有“缘”,相信藏者与物品的个人关系。他批评说:“如果一个人只顾物品的价钱或其价值,那么,一个古玩商跟一位收藏家就毫无分别了。”熟悉范季融的人向笔者介绍,在古玩市场,只要他看准了而又想买的东西,他从不讨价还价。我想这可能是受其岳丈的影响吧。

胡氏认为一件艺术品就是生动活泼的教材,

收藏者应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笔者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范氏歇脚的地方,看到他藏有多种藏品图录。他告诉笔者,平时以翻阅这些图录为休闲,只从自己的藏品中学习是不够的,还要从别人的藏品图录中学习。

胡氏的收藏信念:环境与物件应当适当地互相配合补足,重要的有价值的文物不宜私人收藏,不能放在家里,要放在该放的地方。

介绍了胡先生的收藏品德之后,范先生意味深长地告诉笔者:“岳父对我的



胡建国、胡惠春与范季融



青铜器（范季融捐赠）

影响，就是有价值的文物不宜留在家里，要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经过几年的努力，范季融收藏的瓷器已相当可观。但是别人总认为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藏品是从丈人那里转移来的，鉴赏知识是从丈人那里学来的，他自己也感到头上笼罩着丈人的光轮，心中有着一种无形的压抑感，也想找个机会摆脱。

1990年，范季融有机会到香港帮助中文大学办了一个工程学院，由他任教务长，可以在香港居住两年。此时，他认为改弦更张的机会来了，试图走进书画鉴赏领域。他买了书画，用心进行研究。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他感到书画鉴赏涉及的知识门类太多，又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掌握，有的鉴定家也都是靠自己的直观经验。谈到这一段经历时，范季融先生说：“我感到很困难，书画鉴定不易学。”

1990年，香港徐展堂艺术馆开幕，马承源和汪庆正应邀参加开幕式。开幕仪式结束后，马承源请范季融带他到古玩市场看看。范季融说：“可以，卖瓷器的人我都认识。”范季融带着马承源去了古玩市场。他们在古玩市场转了几条街，没有看到什么好东西，准备回下榻的宾馆，中午还有一位朋友约会。范季融告诉笔者他当时的心情，说：“当时上海博物馆没有在香港买过东西，我只

知道马承源是上海博物馆馆长，不知道他是青铜器专家，香港人也不知道他。”

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一个转弯处有一家很小的古玩店，范季融对笔者说：“像这样的小铺子，按理说我不会进去的，但柜台上有一只鼎，马承源一看脸色都变了。我立刻感到这只鼎是好东西，也感到马承源是位专家，是有水平的人了。”

范季融问：“东西怎样？”

马承源：“好！”

范季融：“想买吗？”

马承源：“……”，不作肯定的回答。马承源想买，但手中无钱，如果回到上海写报告申请经费，恐怕报告还没批准，这只鼎已经被别人买去了。

范季融已经看出马承源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就说：“你们博物馆没有钱，我买了送给你们。”

按照以往的习惯，胡、范翁婿买古董，都是古董店老板送到家中，看好了才买。这一次双方商定价钱是8万港元，但范季融身上没带这样多的现金，他们想把鼎带回去，然后把钱款送来。这个古董店老板不认识范季融，不同意他们把鼎带走，就说：“下午有个日本客人要来看。”范季融告诉笔者：“哪有什么日本客人，那只鼎放在那里不知放了多长时间，香港人就是那水平，不识货。”范季融没有办法只好问：“信用卡用不用。”老板说信用卡可以用，但他的刷卡机又坏了，要到隔壁店里去刷卡。刷好卡，他们抱走了那只鼎。

范季融告诉笔者：“这是从晋国大墓挖出来的，是晋国大墓中走私出来的第一件，上面有铭文，讲打仗的事情。当时全世界晋国的东西很少，只不过六七件。”

马承源告诉笔者：“当时我只看到一个晋字，按常规还应该有其他铭文，回来清洗之后，果然有一大片铭文，这只鼎是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来的第一件青铜器。”

范季融告诉笔者：“自这件事之后，我更感到学书画鉴定很吃力，市场上有这样好的青铜器，又没有人买，还不如学青铜器。后来，我又买了

许多青铜器的书，一看才知道马承源是青铜器专家。老马是我的朋友，可拜他为师，又有东西可看，那我就搞青铜器吧。”

从这里开始，范季融走上了青铜器鉴藏之路。

开始，他买些小的青铜艺术品，后来又买东周的礼器，再后来渐渐提高购藏水平，买西周的礼器。他告诉我说：“经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是不可信的，看实物最有说服力了，因此我知道有铭文的甚为珍贵，国外市场不太注意铭文，只是注意花纹及器形，讲究的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我现在不同，只要遇到有铭文的器物，我就抢购得比较凶一些，想保留几件，如今我已收了30多件有铭文的器物。这些东西不能私人收藏，将来不知道会散失到哪里去，最后还是要把它们送掉，最好的归宿还是博物馆。”

在香港古玩铺，范季融遇到一个提梁卣，盖子打不开，摇晃时器内会发出声音。卖主说这里面肯定是玉器。范季融虽然不敢肯定器内是不是玉器，他还是买了下来。之后，他把提梁卣带到上海，请博物馆的朋友帮他打开。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泥，没有东西，更没有玉器，待洗干净才发现器上有铭文，是晋国遗物。范季融带着发现者的快乐回到香港，就去找那位卖主说：“我请你吃鱼翅。”

店主问：“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除了泥巴，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店主感到奇怪：“那你为什么要破费请我吃鱼翅？”

范季融：“应该我请的嘛！”

有一次在香港，古董商打电话给范季融，说他手里有一件东西，请范去看。范季融到了那里一看，和他在上海博物馆曾经看到的差不多，里面的花纹看不清楚，只有几条鱼的尾巴。范季融就把它买了下来，然后带到上海。马承源一看就说：“这件战国匋很薄，了不起，能找到的都打碎了，你这件很完整。”马承源问他这件东西是哪里得到的，他说：“在香港买的，今后还会有的。”马

承源说：“不一定能再得到了。”范马二人的你一言，我一语，表现出博物馆与收藏家的微妙心理。作为馆长的马承源，很希望这件特别稀有的器物能进博物馆，作为收藏家的范季融还想再玩赏一些岁月，但两个人又都很清楚：这件东西最终还是进博物馆的。

开始收藏青铜器时，范季融不收藏兵器，他认为兵器都是从墓里出土的，又是武器，带有阴气，放在家里不大好。后来，他遇到的兵器实在太好了，就情不自禁的买了下来，不收藏兵器的线也就突破了。范季融有类似剑的商鞅铍，长柄的称铍，短柄的称剑，是国宝级，商鞅统一秦国兵器，此剑即为佐证。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把商鞅戟。除了这两把商鞅兵器，世界上还未发现第三把。

笔者和范氏进行两次交谈，都感受到他特别的谦逊，总是以极为朴实的语言叙述自己的收藏，不张扬自己，更不贬低别人，他的收藏完全出自个人爱好，不是让众人同乐，而是自得其乐。或者几位知己朋友同乐。他在收藏界真是“人中之龙，深藏渊底”的啊。



2002年8月参加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范季融与马承源、李朝远在一起